

# 反對「認識論特權」： 中國研究的世界視角

劉東

劉東主張「認識論上的特權」地位：只有身在中國、有「生活實感」的人，才配研究中國。依此邏輯，法國人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就不配寫《美國的民主》，該書也不應成為連美國人都奉為經典的著作。

即使我們給予劉東「認識論上的特權」，還有如下未決問題：中國偌大人口，是否人人「對於中國現狀的切身經驗」，都與劉東先生相同？若不然，為甚麼我們要以劉東的「切身經驗」為準？

劉東的文章並非討論我們提出的任何實質問題，只是索取「認識論上的特權」地位，這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但我們歡迎對具體問題的具體批評意見。劉東說他「無法不懷疑我們基本的寫作動機」，這哪裏還是學術研究！需知，我們若想給「西方人帶去東方情調」，就根本不應用中文寫作！

劉東的錯誤不僅在於索取「認識論上的特權」，而且還在於「解釋哲學」上的迷誤。中國像一部大書、一部奇書，不可能只有一種「解讀」。任何個別人的「切身經驗」都不能「一枝獨秀」。只有通過多種角度的競爭性和互補性的「解讀」，今日中國的豐富內蘊和明日中國的潛在可能才能得到揭示。作為哲學和美學專業出身的劉東，不應不知道解釋學上「開放解讀」相對於「封閉解讀」的優越性。

我們對中國這部大奇書的解讀，基於如下一種基本認識：中國不能夠沿着西方發達國家的老路而達到富強與民主。因此，劉東所謂「中國當前這種迫不得已而且矛盾山積的新舊交替狀態和妥協混雜局面」，就正是我們國家「制度創新」的出發點。

我們這一基本認識來自對當前世界局勢的判斷。西方傳統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由於將私人贏利目標置於人類整體福利之上，已經破壞了地球的生態環境，人類滅亡問題已經被提上世界政治的議程！

據《紐約時報》1995年9月13日報導，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宣布，位於地球南極上空的臭氧層，今年8月比去年同期又減少了10%。臭氧層是地球的保護帶，它擋住了來自太陽的大部分紫外線，使之不能直接輻射地球表層。臭氧層每減少1%，地球表層受紫外線輻射程度就增加2%，而人類和其他動物的生存條件是經受不起紫外線的大量直接輻射的。麻省理工學院馬里納(Mario Molina)教授和他的合作者於1974年發現，大氣層上空的氯氣具有摧毀臭氧，使之變為氧氣的作用。由於氯氣加速臭氧的摧毀而不加速氧氣轉化為臭氧，故臭氧的平衡水平將持續下降。由於這一開創性工作，馬里納榮獲1995年諾貝爾化學獎。問題在於，大氣層上空的氯氣從何而來呢？它來自1928年杜邦(Du Pont)和通用汽車公司的化學家對氯氟化碳(CFCs)的發現。CFCs的中譯名是

中國像一部大書、奇書，不可能只有一種「解讀」。任何個別人的「切身經驗」都不能「一枝獨秀」。我們對中國這部大奇書的解讀，基於如下一種基本認識：中國不能夠沿着西方發達國家的老路而達到富強與民主。這就是我們提出國家「制度創新」的出發點。

「氟里昂」，在製冷和空調設備中用途殊多。在1970年代，美國生產的「氟里昂」佔世界總產量的50%，而杜邦一家公司的產品又佔美國總產量的一半。不難想見，杜邦公司極力反對限制CFCs生產。

值得強調的是，臭氧只是被稱為「溫室氣體」的一部分。「溫室氣體」還包括二氧化碳等。目前，西方發達工業國家二氧化碳排放量佔世界總排放量的四分之三。美國一國即佔世界總排放量的四分之一。難怪在1992年的世界環境大會上，美國總統布什堅決反對限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國際公約。

佔人類總數80%的發展中國家，目前排放二氧化碳只佔世界總量的四分之一。但據估計，到2030年，發展中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將和發達國家相當。這表明，「發展中」國家若沿着「發達」國家的老路走下去，人類的生存環境將不堪設想。

因此，當美國政策研究者們聽到中國決定將家用小汽車作為支柱產業來發展時，大都驚慌不已。他們深知，中國、印度、巴西、俄國等發展中大國，如果都走他們的老路，照搬他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地球將不堪重負。

遏制中國的發展？這自然是發達國家中一部分人的對策。但是，不少有正義感的學者已經認識到，破壞地球生態環境的歷史責任在西方發達國家。

1995年10月中旬，中國一個環境保護方面的高級代表團訪問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時，馬里納教授對中國客人發表了大意如下的談話：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對地球臭氧層的破壞，負有不可推脫的歷史責任；今天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可以合情合理的說：「你們發達國家過去通過破壞環境而得到了發展，現在該輪到我們做同樣的事了。」因此，如果西方發達國家期望發展中國家採用高成本的環保技術，就應該把這些技術無償轉讓給發展中國家，而不是賣給她們。否則，西方發達國家就是「雙重非正義」——歷史責任加上今日通過對發展中國家施加環保壓力而謀利。他還主張，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應該通過立法，將每年GNP的1%用於無償援助發展中國家。當然，美國製造業協會是不同意這一主張的。

馬里納教授的談話引起了中國客人的沉思。作為佔人類四分之一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在解決人類生存危機的制度選擇中，將扮演怎樣的角色？中國對人類的未來發展方式，能否提出建設性的思路？

中國已確立了本國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德國正在討論修改憲法，將憲法原定的「社會市場經濟」進一步改為「社會生態市場經濟」。這意味着市場經濟只能在有利於社會的和生態的目標範圍內發展。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前面的修飾詞是有意義的，不是可有可無的。

人類正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已不能夠沿着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達到富強和民主。我們正是在這個基點上去試着「解讀」中國這部大奇書，去探索她「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的制度創新的可能性。這就是我們與劉東先生在中國研究上的根本區別。

如果西方發達國家期望發展中國家採用高成本的環保技術，就應該把這些技術無償轉讓給發展中國家，而不是賣給她們。否則，西方發達國家就是「雙重非正義」——歷史責任加上今日通過對發展中國家施加環保壓力而謀利。